

曲江集

冊一

白江集

74753

曲江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祠堂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曲江公文集序

人以文重乎抑文以人重乎重在文以文之精神爲量閱世而風采黯淡其人亦隨以泯也重在人以人之精神爲量宇宙惟此不朽之氣節昭回今古雖文有顯晦而慕其人者不憚遐搜博采以維持於無窮噫嘻尤重在人哉唐丞相曲江公者誕自嶺南天地中正之氣實萃於厥躬生平嚴氣正性不少自貶抑立朝蹇諤有大臣風度掌制誥文名最盛旣卒謚曰文獻夫文而繫之以獻著其文不沒其賢也然而本末兼該之難也宋韓魏公有相業而少於文似無損於休休之量未免爲世俗所惜而歷代詞臣摘藻掞華用以黼黻太平尙矣求其實濟往往絀焉孰若公之忠誠愷摯識炳幾先蘊之爲經綸措之爲事業流於楮墨之間遂若燦日星而煥河嶽於戲可不謂偉歟公之品望旣隆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誠重其人也因以其著作爲曲江集并重其文矣集中自朝廟

賡歌暨交游贈答悉載焉輯金鑑錄爲五卷附於集後論者以曲江一集出自公手於金鑑錄則疑之余謂是錄之獻當年不實有其事乎文之真僞固不敢辨既有其事而綴以文要自不可廢此猶周禮二戴與汲冢周書雖心知其僞旣托於古賢聖之名又烏得而廢之耶或曰公之文誠足千古由唐而來年歲久遠其間亦甚缺微矣不有瓊山邱公起而采集之後世無由讀公之書亦尙論者之憾焉嗟嗟自古名公巨卿生有賢聲苟其流寓卒葬間有所寄或淫文破典存什一於千百鄉黨自好者猶珍重而愛護之矧公之勲業文章實開南士之先瓊山生于其後身沐流風餘韻忍視文之湮沒無傳乎向使公之爲人無足動後人之慕則亦安肯於殘缺失次之餘尋墜緒之茫茫手自書輯以定是集也哉余世清河幸附公之譜末承餘光而深仰止者亦旣有年秉藩東粵更近里居典型在望時神往焉適公後人重梓是集欲余弁言於

首自愧不文何足爲公重且公之生平載在信史而文之莊重宏深前人已詳言之是皆可以不贅惟略抒景慕之懷俾居公後者知是集之所以長存不敝而奮然以興則公有傳文不更有傳人也夫

時

雍正十二年歲在甲寅嘉平之吉

欽命廣東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武遂後學渠頓首拜書

張文獻公文集序

雍正之十二年移守粵之韶郡韶故唐丞相張曲江公故里拜公於
風度樓下其裔孫出公之文集授予不禁躍然驚喜如饑渴者之於
飲食也蓋自就傳以來聞先生之風悠然神往間一覩其製作卽奉
爲赤文綠字常以未見全帙爲恨今乃得讀其書而益想見其爲人
巍然若泰岱之峙層霄而出雲致雨也凝然若松柏之貫四時而不
改柯易葉也信乎古大臣有不朽之德業者必有不朽之文章唐虞
謨訓出於稷契鎬京文爲作於姬公惟其人可重而其言益傳然使
其言之不文而欲必其行之之遠也抑又難矣降自三代而下卿相
大夫勲業非不爛如也文詞非不炳蔚也然或優於此者絀於彼又
或飾於外者竄於中求如公之卽性情爲文章卽文章爲事業正未
能數數觀也夫國家有道之日君志清明則臣子無所忌諱若開元
之末堂陛倦勤羣陰蔽日苟非守道骨鯁之臣未有不隱嘿以冀自

全者惟公則險夷一節通塞無間迄今讀諫疏諸篇而如見其披肝而瀝血焉讀劾奏諸篇而如見其鋤奸而嫉惡焉卽頌賦章什一一皆忠君愛國之心所感觸發洩言微而旨遠也其金鑑一書論者以世遠年湮疑其真僞相參而中間之反覆於盛衰治忽之理親賢遠佞之幾考是非於既往驗成敗於將來何莫非古大臣之因事納言臣隣弼直之意也哉宜乎百世而後慨慕興起流連三復而不能置也已公之裔孫有感於予屬數言以弁簡首予謝之曰公之事功昭昭史冊著於前而傳於後豈待是集而始顯者乎公之文章忠義凝結精誠流露人心風教之所攸關其寶氣光華糞土所不能銷蝕兵燹所不能泯沒又奚待固陋之辭闡微奧而宣大義乎惟是予自少而壯仰止典型抱憾於古今人之不相見而一日慰其夙願過公之里居瞻公之遺像讀公之全書沐其流風餘韻而恍然親炙休光亦竊欲挂姓氏於簡末以誌私淑之意焉耳而猥以序云乎哉

昔

雍正乙卯年季秋月知韶州事桐城姚孔鋐拜撰

張曲江公文集序

宇宙之大業有三得一皆可以不朽然傳載臧文仲既沒其言立而迄今文辭又不少概見無乃未有功德則言無足重是以數傳之後一遇散失遺亡後世不復珍之惜之購求而考訂之以傳於弗墜歟若其人行己合乎聖賢功名書於竹帛卽著作不富得一二遺編且爲之流連而向慕何況輕縑實濟一時金鑑流芳千古則又合德功與言兼而有之矣宜乎後人珍之惜之傳之又久購求而考訂之以傳於無盡也予少讀史見有唐一代相臣惟曲江公與宋文貞公直節最著風度則獨推曲江因而讀其遺文忠盡溢於言表但苦不多得

雍正十年來守韶陽私心竊喜過公之里登公之堂雖山河已邈而廟貌猶存可以伸吾瞻仰旣而閱郡中刻本有文獻公集不勝歡躍以爲昔之欲讀而苦不多得者今已實獲我心矣及細翻集中間有

字句訛謬又疑當日著作不止此當購求而重訂之越二年有調守瓊臺之行適公之裔有張生世綱者持書一部來獻曰此生祖曲江公集也郡中刻本不全生有家傳古本因先世避亂迷失今始得之併於別書中考訂遺逸付諸剞劂通告大人先生鴻筆表章余曰此余志也憶自履郡日親簿書竟忘此一事今忽忽離任矣豈知遺文有靈前有邱文莊公得之館閣後有裔孫出其家傳是皆公之精神所感故歷萬劫而愈新也視世之德不足而有言者其壽夭爲何如矣倘韶人士今日讀公之書繼公之志則是集之刻雖謂與聖經賢傳並垂可也予又曷憚一贅也哉歲在乙卯春王之吉

中憲大夫知韶州府事調任瓊州府知府事燕山後學袁安煜書

文獻公集書後

文獻公當開元之世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其豐功偉烈黼黻鴻猷可謂盛矣卒以此動人主之思風度之詞屢形於甌卜是不待讀公之集而知其卓然不朽者固有在也然所謂風度者豈徒文采風流翫敲曲隨綴輯詞章紆餘淹雅之謂夫亦本醇儒之素履出以忠謹之嘉謨明體適用綜貫機宜朝章國典世道人心無不裕諸於懷施之於事行其學足以濟時用其言足以興治而且燭奸如神觀變不爽誠能鑒物識定機先斯爲風被天下而度越千古者乎今試以唐史按之公之忠君體國鯁直剛方明識毅力較然不欺者具在也呈金鑑之錄非敬不能以善陳樹國本之謀非誠不足以定策斥中謁之私不親闥豎諫僊客之用不畏權雄以至逆料異圖喻言明志彪炳汗青久而愈著其流風餘韻正未有艾吾固曰公之風度不待讀公之集而知其卓然不朽者固有在也然卽受公之集而讀之蘊涵深

厚博大昌明經經緯緯之端亦未嘗不於是乎在奏狀表劄肫肫懇懇訐謨碩畫也記傳箴銘渾渾噩噩佶屈聱牙也詩歌詞賦纚纚洋洋雅頌遺音也正襟微吟焚香雒誦心領焉神會焉所謂明體適用綜貫機宜者於焉具備公之風度於今爲烈正無俟樓高岑崿傑聳韶陽然後動人之瞻思也已宗栻公之宗支也源流不可考今來承乏茲土仰止尤殷公之賢裔振文以大集示貽且屬一言以識竊自揣學殖疎陋奚敢弁言簡端聊綴戔戔於末以附不朽云

峕

雍正乙卯清和月旣望瀾西嘉禾宗裔宗栻拜識

張曲江公文集序

吾讀曲江公集而不敢以文人待之也善夫崔融之對憲宗曰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起兵范陽是理亂分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賢相張九齡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分矣人主統御方宇豈不久安長治是期乃疎其可畏親其所暱躬蹈危亡而不覺不亦可哀也哉攷唐自明皇踐祚之始號多賢相大約姚崇尙通宋璟尙法張貞嘉尙吏張說尙文李元紘杜暹尙儉韓休與曲江公獨尙直然而爲姚宋諸賢易爲曲江公難蓋明皇初平禍亂當其宵旰厲精諸賢鞠躬盡瘁左提右挈適符願治之心如芥投珀如磁應針勢處其順迨中年海內富安上意漸侈內荒於色外惑於讒行政用人多有乖戾曲江公仍蹇蹇諤諤責以所難縱幾炳於先防微杜漸然投之倦勤之後冰炭不入固靡足怪况羣小之緝緝翩翩媒孽於其際乎至馬嵬兵變蜀道淋鈴乃回思讜言曲江遣祭奚益乎夫宰相國家柱

石賢奸進退爲理亂消長之原開元初用姚宋諸賢則治開元中至天寶末棄公而用李林甫之徒則亂瞭如指掌明皇英主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寧不知慮及哉憚鯁直之弼違喜脂韋之迎合遂凌夷而至于此也是公之在唐一身爲安危所繫弗徒以文重也明矣然吾讀公各體文詳贍有度處置得宜行間炳炳麟麟皆相業之所見開元之盛殆有由然及讀其憂讒畏譏之作凜凜不可以終日荊州一貶侵尋至於天寶之衰而天下遂幾不可爲矣豈待范陽鼙鼓識者乃爲寒心哉公集自前朝邱文莊在館閣羣書中錄出始有傳書國初東萊周公分臬南韶重刻於郡然尙多殘缺今公之裔孫振文兄弟始出家藏善本重剞劂之舉墜緒而振遺徽豈徒以文章膏馥沾丐後賢哉亦俾有志思以自鏡立身能如公與姚宋諸賢則措人國家於磐石否則固寵保位如林甫之徒則敗人金甌而身亦與之俱糜君人者亦知用人如開元之始則如此用人如天寶之末則如

彼於是受逆耳獎批鱗而奸諛讒佞胥禦魑魅不亦可爲展黼萬年
之龜鑑哉海曾遊曲江拜公祠從公宗人瞻公像舟過武溪望公墓
三歎公竭其鯁直請殺祿山於守珪軍令不行之日而曲突徙薪謀
弗獲用致令李郭武臣以爛額焦頭爲上客也因太息而序公集以
應振文兄弟之請

雍正十二年歲在甲寅季冬大寒日番禺後學韓海拜序